

CHAPTER
ONE

第一辑
执念你的信



莲花缸 >

■ 一

在僧人把天竺莲子放进水中之前,它只是将军府中一只平凡的青石水缸。缸体笃实敦厚,上刻莲花并蒂,人称莲花缸。

将军府数代相传,满门忠良。将军一生戎马,携长子四处征战;夫人吃斋念佛,上香祈福。府上赈济灾民,礼遇僧侣,远近闻名。

一日,一位云游僧人夜宿后,巧遇将军院中舞剑,但见七星龙泉盘旋飞舞,隐含杀气。将军舞毕,亲领僧人至缸前舀水净面。僧人于缸前端视良久,念一句佛号,于袖中取出天竺莲子一枚,轻放水中。

青玉色的莲子莹润饱满，隐现七彩光芒，入水即没，无影无踪；缸中之水却立时清灵剔透。

僧人双手合十：“善哉，善哉！”语毕即逝，不见踪影。

自此，纵大旱数月，纵阴雨连天，缸中水无半分增减，只一味地清澈见底，任朝云暮雨、斗转星移……

后来，将军府横生变故，便有了缸内乾坤、妖魔相恋、人鬼情变、道人作法、僧侣拾孤。一只青石水缸，因了种种机缘，成为诸多生命修行的道场，无论是人世、魔道、妖界、鬼域，亦或是道之天地、佛之世界，最终，那依旧只是一只平凡的水缸，一只莲花缸。

■ 二

将军府世代为国效力，功勋卓著。至将军一辈，君主不明，国运转衰，边关告急。

将军生有二子。长子威武俊朗，骁勇善战；幼子文弱清秀，喜读圣贤。

后将军战死沙场，朝野震惊。当朝太师以国力不敌为由力主和谈。将军长子一腔热血，立下军令状，请缨出战。

出征前，一身戎装的少将军在厅堂之上拜别母亲：“孩儿此去，抱必死之心以赴国难。然敌众我寡，胜算无多，恐无生还之日。国运如此，只为尊严一战，竭尽人力而已。孩儿不孝，就此拜别母亲，唯望母亲大人多多保重。”

老夫人闻得此言，早已珠泪纵横，扶起跪拜于地的少将军，心痛道：“孩儿你自幼随父出征，吃尽百般苦头，为娘我虽时时牵挂于怀，却终不能尽慈母之心。今日一别，虽为天下苍生，可敬可叹，但为娘我又如何舍得我儿入那虎狼之口？也罢，你此去边关，为娘的便在家中为你敬香祈福，静待我儿凯旋班师之日。”

慈母的宽慰之语让少将军不觉心酸，半晌无语，只默默地握住了母亲冰冷的手，似要捂暖。良久，嘱咐母亲道：“弟幼，且性温和，不可勉其习武。或为我氏传承香火。”

话音刚落，一旁的幼弟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扑进兄长怀里，双目含泪却不敢一放悲声，只两手围住了兄长的腰身，死死箍着不肯松开。

少将军蹲下身来，轻抚幼弟肩头，怜声道：“你心中不舍，为兄如何不知，又如何能舍？你我兄弟虽不常相伴，却最是情深。今日为兄为国尽忠，难全孝道，亦不能再伴吾弟身边，心甚痛矣，便将娘亲并这满府之人尽都托付给吾弟了。”

兄长的目光深沉热切，既痛且怜，似有千钧之重。幼弟看得心碎，不忍兄长一力承担重负，遂长身而起，郑重点头，久忍之泪默然而下。

出征之日，百姓夹道相送。猩红的战旗下，少将军一身银盔银甲，神情悲壮，虎目生威。便有一众青年子弟热血沸腾，争相跟随。

边关一役，惨烈异常。少将军率众拼死沙场，终究难挽颓势。

激战过后，暂归宁静。偶有战马的悲嘶穿空而来，引得伤者一片呻吟。马革裹尸，征人无归。

夜幕深且蓝，缀满星光，一如华灿的天鹅绒被轻覆少将军的身上。或许这将是 he 眼目中最后一个夜空，从此华锦掩体，长眠大地。

满身皆伤的少将军感到自己的血快要流尽了。他仰望苍穹，青春的面庞比月光还要白，眸子比星星还要亮，干裂的唇边渐露一丝微笑。他已看到，在那辽阔的夜空深处，他的先人、他的父亲正在等他回家。

血洒沙场原本就是他的命运、他的归宿、他的荣耀、他的本分。只可惜，他再不能尽武臣之心捍卫家国了。不觉中，出征时百姓的热盼、母亲的悲怆尽现眼前，视死如归的心竟隐然不安起来。

自立军令状，少将军早置生死于度外。战死沙场，留一世英名；战败而归，军

法处置。以他宁为断头将军，绝不苟活一日之性情，选择后者确比死更难。但如今既已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身为一军之主，就该当先保将士们周全，徐图后计。

战场上刹那的转念，命运的轨迹便迥然而异。暂却死志的少将军振奋起全副精神，趁着夜色，奇迹般地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马踏霜重，归途漫漫，从死到生，从生到死，死生契阔。

带着疲惫的将士，拖着受伤的身躯，连夜奔波赶路的少将军终于昏倒在天寒地冻的江水边。

也不知过了多久，黑暗中沉睡的少将军缓缓睁开了双眼，正对上一双澈如清泉的眼眸，温柔娇羞地注视着他。一轻裘少女罗衫滴翠，发香袭人，正拥他入怀，捂着他了无生气的男儿之躯。

一时间，从来只因拼杀而沸腾的一腔热血竟在少女心怀的静寂中如春潮般涌动，汹涌澎湃；懵懂初开的少年情怀如青涩的枝桠吐蕾，不待阳光雨露的细细滋养，便兀自盛开，灿若夏花。

少将军终于明白，他不顾一切地从远方而来，原是为了在生命的尽头赶赴今生这一面之约。

当生命的暗流挟裹着青春的悸动在少将军的体内翻滚，一颗澄明的少女心也被悄然袭来的波澜所扰，泛起一层柔似一层的涟漪。

醒转来的少将军满脸憔悴，一双眼眸从暗淡无光到渐露神采，从茫然无措渐至深情凝视，只看得少女怦然心跳，没了主张。双目交视之下，少女羞红了脸，赶忙扶起伤者，整理衣衫，却听得少将军忍不住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少女略一迟疑，轻声道：“不知郎君如何断了手臂，想是疼痛难忍，须得固定包扎才好。”遂去岸边寻来两根短木，又背转身来，解下随身所佩红如江花的丝绦，为少将军缚起那未及包扎的断臂。

少女的纤纤细指柔若无骨，似风抚青柳，雨润桃花，软软地着在少将军的伤

处。少将军的身子不时一阵轻颤,却并无半分吃痛。少女又转去江边捧来清冽的江水,为少将军悉心洗去风尘。

脉脉无语间,清朗朗的儿郎迷醉了,看皓腕如雪,纤指如葱;袅袅婷婷的少女微笑了,看英雄年少,柔情似水。

相视,相拥,刹那即永恒。

当绚烂的生命将如天边的刹那火焰疾灭不能再回,长风烈马、豪情纵天的少将军恋上了这注定不能停留太久的烟雨红尘。日暮霞飞,二人携手漫步江边,走得累了,便相拥着坐看夕阳一寸寸落入江心,满目的绚丽归于幽暗,薄暮的微暖换做清寒。

少女乃琴女,三尺素琴常伴身畔。虽与少将军相交时短,却早已情根深种,满腹心事无可言说,便借交错的三音纾解情怀。“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少将军月下肃立,只凝眸痴望着少女的容颜。

终于,少女落泪,垂目低声道:“可否不走? 可否不死? 纵或一死,可否相伴君旁?”

语声轻柔却如重锤落身,只令得少将军浑身一颤。情关不待,生死难却。这一刻,他方始明了生有多美、死有多难、生别离有多痛。他沉默良久,艰难道:“我一生戎马,不曾解得情字。此番蒙救又蒙错爱,心下已是偷生贪恋。但纵有千般不舍,不愿苟活,唯有辜负姑娘心意了。此生已矣,愿定来世之约,世世为你守候江边,绝不相负。”

少女的泪如断线的珠玉,叮叮咚咚敲打着少将军凌乱不堪的心,痛得他难以自持。少女抬起头来,温婉地看着眼前的少将军,柔声道:“我都懂,我等你。”少将军缓缓地点头,把少女轻轻地揽入怀中,越搂越紧,千行热泪决堤而出。

破晓离别,寒意难陈。江雾茫茫,荻花竞折。轻裘少女整衣而坐,神情凝重,未待少将军开言,兀自抚琴一曲。虽是瑶琴,却犹如箏音,疾风骤雨中将军剑指长

空,几番鏖战,凯旋归营……琴声戛然而止。

鏖战却未完胜,班师而非凯旋,行将赴死的少将军竟仰天长笑,声震江野。无惧生死,无愧天地,又得知己若此,人生无憾!

船开了,少女玉立船头,一双眼眸痴望着岸边仗剑相送的少将军,神情凄婉而坚定。少女唇边的微笑如江花般绚烂,那是天若不尽人意、我愿死生相随的约定。

少女顺水而下,少将军逆流而上。按剑挥别,相见无期。浓浓的江雾打湿了年轻的面颊,少将军知道自己没有哭,他在对着命运微笑。

诀别了此生唯一的爱恋,少将军用生命去践行他的诺言。

临刑前夜,一心求死的少将军突生恐惧,若无来生,若终不能再相遇,相约来世的人儿又将如何? 阴暗的牢狱里,孤独的少将军挣裂断臂处的伤口,看那两节帮他断骨重生的短木染成红色的十字,又裹紧火红的丝绦想牵绊住下世的姻缘。他心底只盼那痛楚来得更猛烈些,好让游荡的魂魄记得此生的约定,记得来世的归路。

行刑日,送别的人很多。晴朗朗的天没来由地飘雪,起了江边才有的雾。少将军在枯黄的草场上看到了少女轻裘下翠罗衫的绿,接着是那片片江花火红火红地绽开。少将军微笑了……

英灵既逝，昏聩的君王竟听信谗言，以将军府破坏和谈、误国殃民为由痛下杀手，一纸密令，斩杀了将军府上下数十口。

杀戮之夜，惨绝人寰。呼号、哀哭、厉骂、诅咒之声不绝于耳，又有热血飞溅，尽入莲花缸中。凡此冤屈怨怒，纠结郁积，历久不散。执念不破，便在缸中渐成魔形。

安然于命、心有所恋的少将军早已转世，在每一条江边苦苦寻觅前缘未了的恋人。而魔幻化了他的模样，栖身莲花缸，在千年寂寞中参悟修行。

■ 三

那个月圆之夜，妖驭风而行，俯视四野，瞥见白衣胜雪的魔。她知道，那是她的劫。

妖也有前世。千年前，妖是三尺素琴，在主人的纤纤玉指下三叠阳关唱彻古今离别恨，三弄梅花诉尽平生云水心。

主人爱琴，雅有远韵。“琴为之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琴儿通灵，在主人切

切的抚弄下体味人世间的百般情怀。

一人一琴，情牵魂绕，琴韵袅袅，春闺寂寂。无数的时光便在人琴相伴中淡然逝去。

终一日，在那寒烟轻笼的江边，当出外寻访名师的主人邂逅英雄末路的少将军，只双目交视的一瞬，一怀情愫的种子便在那万物肃杀的冰天雪地里姹紫嫣红地开出了春光无限。

悠悠江水，皎皎明月，主人泪眼含笑，不惜十指弦，为君千万弹！柔情缱绻一往而深，壮怀激烈死生相随。

自与将军别过，主人终日无语，唯与琴儿相伴。然琴音凄迷，若子规啼血，苦唤不归。

一晚，主人又著相思曲，千回百转，肠弦俱断。主人黯然神伤，喃喃道：“只怕是少将军就此去了……”言罢，涕泪交流。

月落雪无痕，风起泪沾襟。主人伫立江边，拥琴入怀。良久，方将琴置于一方青石之上，抚弦轻道：“琴儿，你是世间难觅的灵物，你我一世相伴，情意甚笃。今弃你而去，只为追随将军英魂，心中实万分不舍。愿你再遇知音，怜惜于你，得一番好造化。”

那一刻，琴儿若有半点法力，定是随了主人而去，纵沉江万年，无怨无悔，不离不弃。奈何天意若此，不得稍违，唯凄凄然独泣江边。

后来，便有了琴儿成妖的机缘。

一僧人拾琴于江边，带回山寺，善加照顾。自此后，晨钟暮鼓，澄潭月轮，古刹塔影，佛堂青莲，见澈性灵。

千年清修，琴儿终修得人形，便是主人的模样。千年来，既已成妖的琴儿对主人的离去始终无法释怀，对主人的思念始终未曾改变。

妖若想得道，需先修人形，再历情劫。情劫不历，不知情为何物，纵修炼千年终

落妖道。若过得情关，方可为人，精进修行，便可成仙。又有情关难过者，便于一个情字上输了千年的修为，落得个魂飞魄散的凄惨收场。

琴儿不想成仙，只愿为人，去寻旧主，一生一世守在她的身边。于是，琴儿拜别古寺，去寻找妖的情缘，历经妖的情劫。

悠悠荡荡，寻寻觅觅了许久之后，就到了那个命定的月圆之夜。

夜光如水，月穿白莲，风吟天籁。妖畅游云天，长袖轻舞，衣袂翩跹。俯瞰下界，先只见一片惨淡愁云轻锁；细察之，见一偌大水缸独立大地，缸中水灵光闪闪，一身白衣的魔端坐水面，闭目清修，静若处子，美若天神。只这俊朗的面庞、威武的英气，便叫妖怦然心动。那竟是千年前少将军的模样。

如叶落归根，妖竟身不由己地飘向大地。

身形未稳，妖便听得一声轻喝：“来者何人，扰我清修！”

好一份霸气，好一个清朗难忘的声音，却没了当年的那份柔情。妖怔怔地看着魔，前尘往事纷沓而至，一时心绪烦乱，不知如何作答。

只片刻，魔兀自恼怒起来，皎如朗月的面庞上隐现一层黑气。妖看得明白，却不想闪躲。

魔不曾稍动，却又是一声低喝：“速速离开，否则休怪我手下无情！”

妖依旧无言，呆立不动。

当凌厉的掌风隔空袭来，妖不曾有半分躲闪，只身形一颤，一个翻飞便又无声无息地归于大地。

醒来时，妖在魔的怀里。魔看着妖，很专注。

那是一双多么清澈的眼眸，却似一潭寒泉，幽深冰冷。

魔见妖醒转，盯紧妖的眼睛问：“为何不躲？”

看着魔，妖回想刚才那一刻，似乎没来由地就想死在魔的手下；又似乎想看到魔因失手伤了自己而痛悔。心思烦乱的妖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觉疲累不堪，

索性闭上了眼。

魔只是妖再次昏迷，一手将妖抱紧，一掌抵住妖的心口，把真气绵绵不绝地输入妖的体内。

被魔抱着好舒服。当纯和的真气游走于妖的全身经脉，如旧日里主人纤细柔滑的指尖轻轻拂过琴弦，妖忍不住发出一声轻叹。

魔也轻叹一声，幽幽地问：“为何不躲？”

妖深深地看着魔，反问道：“为何想我躲？我死在你手下，不正可增加魔功吗？为何反而耗了自己的功力来救一只不相干的妖？”

魔的身子一凛，拿开了运功之手，正色道：“成魔之日我曾发誓，行大道、成正果，绝不枉害性命以增功力。故而，我会赶走所有接近我的生灵。”

没有了魔输入的内力，妖忽感一阵空落，眼光从魔的脸上滑过，落向了渐深的夜色，喃喃道：“那你岂不寂寞？”

魔淡然道：“生而为魔，一心修炼，何来寂寞之说。”

言于此，魔放开了妖的身子。随又叮嘱道：“伤好后速速离开。”

妖不动，依旧看向那夜色，轻声说：“不要赶我走，我想留下。”

魔断然道：“不行！我虽发誓，但魔性一起便无法自控，恐会伤你，何况我已伤过你一次了。你是唯一因我而伤的生灵。”魔这样说时，妖把脸转向他，月华下，魔眼中那一闪即逝的柔光该是隐隐的悔意吧。

妖坐起了身子，端详着眼前那其实从未忘却的容颜，忍不住问道：“你真的不记得我的模样了吗？”

魔看着妖，一脸茫然，“素昧平生，我如何记得你？”

妖摇了摇头，觉得自己很傻。若是真的少将军，无论转世多少回，无论成妖成魔，都一定不会忘记琴儿主人的模样。

魔见妖不再出声，便默默抱起她，身形只一晃，进入一片竹林。

玉枝映月吟，疏影随风舞。轻盈起落的魔的身影在月下愈发显得修长而飘逸。魔拣了林子里一处看来颇具灵性的山石落了脚。

原来，山石不远处竟有一木屋，看似粗陋，但也自成意趣，当不是村野农夫之所建，只是久无人居，落满尘埃。魔只轻挥衣袖，木屋便立时整洁如新。

魔抱着妖踏进小木屋，像一个平凡的男子抱着自己的女人回了家。

魔把妖轻柔地放于床上盖好，为她拉了拉被角。妖一脸倦色，无言地盯住了魔。魔轻叹一声，暗中施了一个沉睡的诀。妖用力抵挡睡意，生怕睁眼时再见不到魔的身影。可越来越沉重的眼睑却在似有似无的叹息中渐渐闭合。

魔走了。

半夜醒来，妖透过小窗凝视着月光下婆娑的竹影。每一阵风吟，妖都以为是魔的叹息声；每一点透过枝叶的星光，妖都以为是魔的眸子在闪亮。

第二日，魔复来疗伤。魔不再把妖的身子揽于怀中，妖只觉心下怅然，轻轻一叹。魔看了她一眼，只道：“再两日，当无大碍。”

第三日，魔又来了。临走时，看了看妖说：“明日疗完伤你就走吧，我不再来看你了。”

当晚，妖的伤势无可救药地恶化了。

一连数日，妖的伤总是治过就好些，到了第二日便又见恶化。魔一言不发，可冷冷眼神里渐渐地显露出焦虑之色。

妖知道，魔开始为她担心了。

一日，为妖疗完伤后魔对她说：“真不知当初随意一掌竟伤你若此，让你受苦了。”妖看着魔的眼睛，里面竟有一种润润的东西。妖心口一热，想要说什么，却又忍住了。

那晚魔没走，留在了竹林小屋中。

自从魔日夜守候在妖的身边，妖的伤一日好似一日。因为她不再有机会偷偷把自己弄伤了。

妖不想好起来。妖不想离开魔。可魔终究还是把妖的伤给医好了，终究还是要把妖从他的身边赶走。

分别那晚，月儿只柔柔地亮起了半边，一若娇羞的少女欲说还休。妖在魔的对面整衣而坐，凝眸而视。魔也怔怔地看着妖，默默无语。妖轻拔金钗，一任散落肩畔的万缕青丝随风而舞，又轻舒长袖，幻化出千年古琴伴月而鸣。相思绵绵无尽时，一曲一叹一断肠。

琴音已止息了多时，魔始终端坐不动，仿佛魂灵去了很远的地方。白色的衣襟在月下泛起淡淡的银光，沉思无语的魔天神一般静美。

妖终于还是开了口，声若耳语：“我走了，你会思念我吗？”

魔回过神来，柔和地看着妖，歉然道：“魔也，不知何为思念。”

于是，妖向魔讲起了千年前少将军与琴儿主人的故事。

魔听后呆坐无语。过了许久，魔问妖：“若是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为我流泪吗？”

魔的话语极轻，却如千年前那弦肠俱断时的一声绝响，击打得妖痛彻心扉。妖已痛了千年，怎可以再痛！她看着眼前的魔，失心一般嘶喊：“不，不可以，我不要为你流泪！我琴妖对天发誓，若我在魔前流一滴泪，就让我魂飞魄散！”

魔怔怔地看了妖片刻，仿佛被灼伤之人骤然恢复了知觉，眼中便分明有了一种痛苦，纯净的脸上现出了隐隐的黑色。

妖闭上了眼，随时准备再次被魔的掌力击中。

魔的衣袂摩挲之声传来，而妖却并未受伤。当她睁眼看时，一道白光闪过，魔已飞身而去。

从那以后，魔再没有来过。

妖也不曾走。她留在竹林中独自修行。依旧每晚听着魔的叹息声，看着魔的眸子闪闪发亮。

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又到了一个月圆之夜。



妖正闭目修炼，心境澄明中一声叹息听得尤为真切。妖忙睁开眼，只见一道白色的身影已经飞远。

妖想，魔已经知道了何为思念。

后来的每一个月圆之夜，妖都会在竹林中静静地等待。

妖知道，思念中的魔还会再来。

■ 四

幽篁一夜雪，晓风骤起，散落一地玲珑碎玉。又是空待一夜的妖正自困乏，忽闻耳畔一阵箫声飘然而至，低回婉转中却有一股英气。

怦然心动的妖只道是日思夜想的魔终于还是来了，忙循声望去，那箫声竟戛然而止。屋外雪地上，一清瘦少年收起了紫竹洞箫，随手折下一段竹枝，用掌力削竹为剑，赞一句“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便在那淡月寒星之下仗剑起舞，意态潇洒，行气如虹，宛若空潭泻春，碧海生潮。那少年舞得兴起，竟一个飞身，卷起一袖的竹叶，又使出那摘叶飞花的功夫，片片竹叶自袖中飞出，直如天人散落的香花千瓣，漫天光影，却是力道十足，沾之即伤。隐身一旁的妖看得出神，竟没在意到数片竹叶已向她扑面而来。

危急中，一袭白衣于青玉枝头长身而起，轻袖携风如天外云随意舒卷，去留无意间，漫天的竹叶立时没了踪影。

原来，每一个月圆之夜，魔都在。

魔既现身，妖已知他是为已而来，欣喜之情难以自持。未及相认，只听得一声低喝：“为何伤人？”便见魔凌厉一掌猛然击向那少年。少年人吃了一惊，拔地而起，堪堪躲过那一掌，不及落地，忙叫道：“仁兄息怒，小弟一时兴起，无意伤人！”魔不知那少年人不曾看到隐身的妖，只道他巧言狡辩，怒气更胜，不再多言，纵身而上。

少年无奈，为求自保，勉力接招，虽陷劣势，却处变不惊。

一旁的妖虽不识得那少年剑客，但认定了魔是因他才甘愿现身，不忍他为魔所伤，忙开口求道：“住手吧，勿伤人性命！”魔听出了妖的口中那份关切之情，不知为何只觉心底一股恨意难平，非但不停手，反而一招狠似一招。只片刻，少年人便被那天风海雨一般的掌力压得喘不过气来，而魔那一身华彩自溢的白衣也渐失光泽，黑气隐现。

妖知道魔性已起，恐再难控制。她想起初见魔的当晚，清明如月的魔所说的朗朗誓言，那份感动仍长留心底。她要助魔清心定神，去烦止恶，勿做违誓之举。

当魔第一次听到那清凉的琴音时，他怔住了。参差单音相生相和，婉然成曲，尽收天籁之悠扬，亦如古刹闻禅之肃穆，一时只觉天地人交融一体，清净空灵，再无争斗之心。回望月下，一袭白衣的妖端坐抚琴，清姿素容，纤尘不染。妖隐约感到魔的注视，手不稍歇，只把一双美目看向魔，眼中似有万语千言。

魔抽身而去时，剑客只看到了一道白光转瞬即逝，再回看琴女，早已无踪。唯见风入疏竹，月影婆娑，心下怅惘，恍然若梦。

小木屋中点起了烛火，顿生暖意。少年人倚身窗前，回想着疑为天人的琴女，只觉似真似幻，悠然神往。夜色已深却无睡意，只静立窗边，又幽幽地吹起箫来。

烛火旁，隐身的妖淡然凝视着蓝袍俊秀的侧影，只觉神骨俱清，自有一种离尘绝俗之韵。不知怎的，那身影慢慢地就白了起来，亮了起来，依稀魔的模样。

人妖一室，各有所思，不觉已是天光初亮。少年人吹灭了烛火，和衣躺下。忽有微风轻拂面，遂传来门廊上风铃的轻响，宛若婀娜女子轻移莲步时的环佩叮当，余音袅袅，不觉又是遐思无限。

自剑客栖身木屋，妖便移至山石旁。人明妖暗，比邻而居。原以为那少年人只是一时兴之所致，小住数日便会离开，却哪知，他竟晓窗诵经，月下吹箫，更兼习剑不辍，怡然自得。书读到绝佳处，自会手舞足蹈；剑舞到尽兴时，亦会仰天长啸。